# 蔡玉奴

系列乃由精选故文扫描改写之短篇系列，旧瓶新酒泄色，凡夫与同好小酌。

话说关西有一个经纪，唤名蔡林。

到了二十岁上，方才娶得妻子，叫名玉奴，年纪恰正二十岁，生得有七八分容貌，夫妻二人十分眷恋，这

玉奴为人柔顺聪明，故蔡林得意着他。

其年玉奴母亲四十岁，玉奴同丈夫往岳丈家拜寿，丈人王春留他夫妻二人陪众亲友吃酒。

过了两日，蔡林作别岳父母，先自归家，留妻子再在娘家住几日来便了。

玉奴道∶「你归家做生意，我过两日自己回来，不须你来接我。」

蔡林去了，玉奴又在娘家耍了两日，遂别了父母，竟往家取路而回。

未及行得里馀，只见狂风急至，骤雨倾来。

玉奴见雨来得大，连忙走入一寺中，山门里坐着，心下想道∶「欲待转到娘家，又不能。欲待走到夫家，

路尚远。又无船只可通，那有车辆到此。」

闷得慌张起来，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。

初时还指望天晴雨收，不想那雨倾盆一般倒将下来。

那平地水深盈尺，教这孤身妇女怎不愁烦。

不想，一时天色晚了，玉奴无计可施，左右一看，见金刚脚下尽好安身，不免悄悄躲在此处，过了今宵，

明日再行，竟自席地而坐下。

须臾，只见寺里两个和尚，在伞下拿盏灯笼走出来关闭山门。

把山门拴了，在两边一照。

玉奴无处可匿，走起来道个万福道∶「小女子乃前村蔡林妻子，因往娘家而回，偶值大雨，进抵不能，求

藉此间权歇一夜。望二位师父方便则个。」

原来这两个和尚，一个唤名印空，一个唤名觉空，是一对贪花好色的元帅。

一时间见了一个标致青年的妇人，如得了珍宝，那肯放过了他。

那印空便假意道∶「原来是蔡官人的令正，失敬了。那蔡官人常到小寺耍子，与我二人十分契厚的好友，

不知尊嫂在此，多有得罪。如今既得知了，岂有放尊应在此安置的道理，况尊嫂毕竟受饥了，求到小房索饭，

玉奴道∶「多承二位师父盛意，待归家与拙夫说知，来奉谢便了，只求在此权坐，馀不必费心。」

觉空道∶「你看这地下又有水进来了。」

印空道∶「少顷水里如何安身，我好意接尊嫂房中小坐，不必推却了。」

印空道∶「师兄你拿了伞与灯笼，我把娘子抱了进去便了。」

言之未已，便向前一把抱了就走。玉奴叫道∶「师父，不可如此，成何体面。」

他二人那里听着，抱进了个净室，开门而入。

已有一个老和尚先与两个妇人赤身露体在那里顽耍。

觉空叫∶「师父，如今一家一个，省得到晚来你争我夺。」

老和尚一见，说道∶「好个年轻美貌的人儿，先与我师父拔个头筹。」

二空那里肯，合力把玉奴按倒在禅椅上，松她纽扣，退她绣鞋。

玉奴女流之辈，那能抵挡这两个淫僧，不消片刻，已被剥个体无寸缕，露出那白皮红肉的穴位，喜得二空

涎挂嘴角。

觉空一把抓住，印空挺着小和尚往里凑去，一把抱住就要弄干，玉奴拼命挣扎，那里有用，被那淫棍插个

尽根而入。

玉奴挣得有气无力，再三求饶，觉空那里睬他，玉奴无奈，到此地位，动又难动，心头乾忍着怒火，双眼

淌流着羞泪，恁他恣意弄干抽插了。

印空拔了头筹，觉空又上，老和尚上前来争，被觉空一推，跌个四脚朝天。

半日爬不得起来，便叫那其他两个妇人道∶「两个畜生不仁不义，把我推上一交，你二人也不来扶我一扶。」

一个妇人笑道∶「一交跌杀那老秃驴。」

那一个道∶「只怕跌坏了小和尚了。」

三个正在那里调情，不想玉奴被二空弄得淫水淋漓，痴痴迷迷，半响开口不得。

二空得其所欲，方放她起来，玉奴穿了衣裙，大哭起来。

两个妇人上前劝道∶「休要愁烦，你既来了，去不得了。」

玉奴道∶「我如今丑已出尽，只索便了，如何去不得？」

二空道∶「我这佛地上，原是没边没岸的世界，只有进来的，那里有再放你出去的道理。你今日遇了我二

人，是前世姻缘，从今死心塌地跟着我们。你要思想还家，今生料不能了。」

玉奴道∶「今晚已凭二位尊意了，明早千万放奴还家，是师父恩德。」

连忙拜将下去。

三个和尚笑将起来道∶「今晚且完宿缘，明且再云。」

忙打点酒食，劝他吃，玉奴敢怒而不敢言，只不肯吃。两个妇人再三劝饮，没可奈何，只得吃了几杯。

两个妇人又道∶「妾身俱是好人家儿女，也因撞着这两个贼光头，被他藏留此处，只如死了一般。含羞忍

耻，过了日子，再休想重逢父母，再见丈夫面了。」

玉奴见他们这般一说，也没奈何，想道∶「且看後来再说。」

且说这老和尚名叫无碍，当晚便要与玉奴一睡。

觉空印空各人搂了一个进房去宿，无碍扯了玉奴进房，玉奴没法说了，只得从他。

无碍并不强来，只把玉奴衣裳尽脱，抱住个光滑玉人儿，把那乳肉，肚皮百般抚摸捏弄，玉奴心里虽忿恨，

也不敢太过执拗，任其轻薄。

及至入港，老和尚笑道∶「好湿滑，娘子动情了！」

玉奴忿道∶「被你那两个徒儿强来，搞得个浆糊罐，还会不湿滑？」

无碍只笑不答，只顾桩捣得啧啧有声，闹缠三刻方完事。

後来，三对儿每日每夜捉对儿饮酒、嘻闹、奸宿不题。

过了几日，那蔡林不见妻子还家，往丈人家接取。

见了岳父母道∶「玉奴为何不来见我？」

王春夫妻道∶「去已八日矣。怎生反来讨妻子。」

蔡林道∶「几时回来？一定是你嫌我小生意的穷人，见女儿有些姿色，多因爱人财礼，别嫁了。」

王春骂道∶「放屁，多因是你这畜生穷了，把妻子转卖与人去，反来问我要人。」

丈母道∶「你不要打死了我的女儿，反来图赖。」

便呼天抢地哭将起来。

两边邻舍听见，一齐来问，说起原故，都道∶「此事毕竟要涉讼了。」

遂一把扭到县里叫起来。

太爷听见，叫将进来，王春把女婿情由一诉，太爷未决。

王春邻舍上前，齐道∶「果系面见，回察家去的。」

蔡林辩道∶「小的位的又不是深房儿，只得数橡小舍，就是回家，岂无邻舍所知。

望老爷发签提唤小人的邻人一问，便知详细。」

知县差人拘察家邻舍来问。

不多时，四邻皆至。太爷问∶「你可知蔡林妻子几时回家的？」

那四邻道∶「蔡林妻子因他丈人生日，夫妇同往娘家去贺喜。过了几日，见蔡林早晚在家，日间街坊生意，

门是锁的，并不曾见他妻子，已有半月光景门是锁的。」

王春道∶「者爷，他谋死妻子，自然卖嘱邻居，故此为他遮掩。」

知县道∶「也难凭你一面之词。但王春告的是人命事情，不得不把蔡林下狱，待细访着再审。」

登时把蔡林不由分说，竟扯到牢中去了。那两边邻舍与王春二齐在外，不时听审。

这蔡林生意人，一日不趁，一日无食的了。又无亲友送饭，难道在监饿死不成。还幸喜手艺高强，不是结

网挽人去卖，便是打草鞋易米度日，按下不提。

且说玉奴每日囚於静室，外边声息不闻，欲待寻个自尽，又被两个妇人劝道∶「你既然到此，我你一般的

人了。寻死，丈夫父母也不知道，有冤难报。且是我和你在此，也是个缘分，且含忍守着，倘有个出头日子，亦末

可知。倘若你府上丈人、女婿寻你之时，两下推托，自然涉讼。倘你一死，终无见期，可不夫父二人终沉狱底，怎

得出头！

还是依奴言语为上。」

玉奴听了，两眼流泪道∶「多谢二位姐姐劝解，怎生忍辱偷生，便不知这是个什麽寺，有这般狠和尚？」

一个妇人道∶「奴家姓江，行二，这位是郁大娘，我是五年前到此烧香，被老和尚唤名无碍，诱人静房，

把酒洒於化糕内吃了几条，便醉将起来，把我放倒床上，如此。

及至醒来，已被淫污了。几次求归，只是不容。那两个徒弟，面有麻点的，叫名印空，另号明月，就是先奸你

的，後边这人叫做觉空，别号清风，我来时，都有妇人的，到後来病死了一个，便埋在後面竹园内了。又有二个，

也死了，也如此埋。这郁大娘也是来烧香，被明月清风二秃，推扯进来，上了路。便死也不放出去了。这寺名双培

寺，有两房和尚。东房便是这里。一酉房又是好的，如今说不得了。我们三个儿，且含忍者，或考恶贯满盈，自有

个报应在後。」

正说间，只见二空上前。楼搂抱抱，把三个妇人弄得没法。正是每日贪杯又宿娼，风流和尚岂寻常。架装

常被服脂泄，直缀时闻花粉香。

按下不提。且说觉空一日，正在殿上阔耍，只见一个孤身妇人，手持香烛，走进山门里来。觉空张了一双

饿狼眼，仔细一看，那妇人年纪有三十五六了，一张半老脸儿，且是俏丽。

衣衫雅淡，就如秋水一般清趣之极，举着一双小小脚儿，走进殿上拜佛烧香点烛。

拜了几拜，起来道∶「请问师父，闻知後殿有个观音圣像，却在何处严这一问，搔着觉空痒处，便想道∶「领

到那边，三个又夺。付之偏僻，这一个儿也不妨。」

忙道∶「小娘子，待小僧引导便是。」

那田寡妇只道他是好心，一步步直人烟花寨。

进了七重门户，到一个小房，果有圣像，那田氏深深下拜。

觉空回身把门户上了拴，走将进来。田氏道∶「多蒙指引，告辞了。」

觉空道∶「小娘子，里边请坐待茶。」

田氏道∶「不敢打搅。」

觉空说∶「施主，到此没有不到小房待茶的理。」

田氏道∶「没什布施，决不敢扰。」

觉空拦住回路，那里肯放。田氏只得叉走一房，极其精雅。桌上兰桂名香，床上梅花锦帐，只见觉空笑嘻

嘻捧着一个点心盒儿摆下，又取了一杯香茶，连忙道请。

田氏道∶「我不曾打点香钱奉送，怎好无功受禄。」

觉空笑道∶「大娘子不必太谦，和尚家的茶、酒，都是十方施主的，就用些，也不费僧家的已钞。请间大

娘子高姓？」

田氏道∶「奴身姓田，丈夫没了七年了，守着一个儿子，到了十五岁了，指望他大来做些事业，不想上年

又死了，孤身无倚，故来求佛，赐一个好结果儿。」

觉空笑道∶「看大娘子这般美貌，怕没有人求娶你！」

田氏不答，不期吃了几条化糕下去，那热茶在肚里发作起来，就是吃醉了的一故，立脚不注，头晕起来道

∶「师父，为何头晕眼花起来？」

觉空道∶「想是大娘子起得早了些，此是无人到来所在，便在小床一睡如何？」

田氏想了道∶「中了秃子计了。」

然而要走，身子跌将倒来，坐立不佳，只得在桌上靠直。那秃贼把他把了，放在床上，田氏要挣，被酒力

所困，那里遮护得来！只待半推半就儿，顺他做作。

那秃贼解开衣扣，褪下小衣，砧出一身白肉，喜杀了贼秃，他便恣意儿干将起来。

田氏初起半推半就，渐渐赶凑越骚，任花心由蜂采，後来雨应枯苗。

秃贼上下的光头齐动，把妇人的两奶频摇，扶起白腿架僧肩，竟似瓜边两藕，光头擂玉乳，宛如蒲撞双瓢。

和尚问一声∶「大娘子，这般可好玩？」

答声∶「好！师父手段甚高，大娘子不耐顽了！」

云停雨住，那田氏把酒都弄醒了，道∶「师父，我多年不曾如此，今日遇着你这般有趣，怪不得妇人家要

想和尚。你可到我家常来走走。」

觉空事完，放起田氏说∶「你既孤身，何须回去，佐在此处，可日夜与你如此，又何须担惊害怕。到你家

来，倘然被人看出，两下羞脸难藏，如何了？」

田氏道∶「僧房天内外，倘被人知，这也是一般。」

觉空道∶「我另有外房，这间卧房，是极静的幽室，也是人足迹不到的所在，谁人知道？」

田氏道∶「如此也使得，待我家去，取了必用之物到此，方可盘桓几时。」

觉空问道∶「是什麽必用之物？」田氏道∶「梳妆之具，必不可无。」

觉空开了箱子，取出几付镜子、花粉、衣服、悉是妇人必需之物，又掇出一个净桶道∶「要嫁女儿，也有

在此。」

田氏见了一笑，把和尚照头一扇子道∶「看你这般用心，是个久惯偷妇人贼秃。」

觉空笑道∶「大娘子也是个惯养汉婆娘。

田氏道∶「胡说。」

觉空道∶「既不惯。为何方才将扇子打和尚！」

两个调情得趣，到午上，列下酒菜二人对吃，楼抱亲嘴，高了兴便又干了起来。

觉空只守了田氏，竟不去争那三个妇人了。

印空知他另有一个，也不来想，只把那另外三个轮流奸宿，一时蜻蜓点水、均分雨露，一夜左拥右抱、大

被同眠。

该玉奴陪无碍歇时，玉奴因思家心切，只是一味小心承顺，以求放归，再不敢一毫倔强，以顺僧意。

这无碍见他如此，常起放他之心，然恐事露，在敢而不敢之间。

到上床之际，玉奴又苦苦向无碍流泪。

无碍说∶「是出家人心肠更毒，恐一放你时，尚然你说出原因，我们都是死了。」

玉奴道∶「若师父肯放奴家，我只说被人拐卖到他方，逃走还家的。若说出师父之事，奴当肉在床，骨在

地以报师父」

无碍见他立誓真切，道∶「放便放你，今夜把我弄个快活的，我做主放你。」

玉奴再道∶「我一身淫污已久，凭师父所为便了。」

无碍道∶「你跨上我身，我仰卧着，你弄得我的出来，便见你之意。」

玉奴就上身跨了，凑着花心研弄，套进套出，故意放出娇声，引得那老和尚十分兴动，不觉大泄了。

玉奴爬下来，说道∶「如何？」

无碍道∶「果是有趣。」到五更，还要这般一次儿送行。

玉奴道∶「当得。」

玉奴倒搂了无碍，沉沉睡了。

一到五更，玉奴恐他有变，把无碍推醒，又弄将起来。

无碍道∶「看你这般光景，果然一心要去了。」

玉奴道∶「只求师父救命。」

须臾事完，玉奴抽身，穿了衣服，取了梳具，梳洗完了，叫起了无碍。

无碍一时推悔不得，说道∶「罢！一言既出，驱马难追。只是从有到此的，决无生还之理，万万不可泄漏。」

玉奴忙拜下去∶「蒙师父释放，岂敢有负盟言。」

无碍便悄悄儿领玉奴，一层层的到了山门，开得一扇儿道∶「你好好去罢。」

玉奴认得前路，急奔夫家。

这无碍重新闭上山门，一路几重重关上，再不把玉奴在他们面前说起。

且说玉奴走得到家，天已微亮，把门一看，见是锁的，却好一个贴邻起早往县前公干，见了玉奴，吃了一

惊道∶「蔡娘子你在何处？害丈夫坐在监里。」

这玉奴见说丈夫在监里，扑漱漱地吊下泪来道∶「奴今要见丈夫，不知往那一条路去？」

那邻居道∶「我今正要往县前，可同我去。」

二人取路而行，一路上，将二空之事，一一说了。不觉已到县前，领他到了牢中，

蔡林见了妻子，吃了一惊道∶「你在那里？害我到此地步。」

夫妻到岳丈家说明此事，以完结案。

把二空各责四十板定了斩罪下放，以待部文。

决判日∶

得双塔寺僧觉空、印空，色中饿鬼，寺里淫狐。

见红粉以垂涎，睹红颜而咽吐。

假致诚而邀入内，真实意而结同心。

教祖抄门，本是登岸和尚。

娇藏金屋，改为入幕观音。

抽玉笋合堂，掸床竟做阳台之梦。

托金莲舒情，绣塌混为巫楚之场。

鹤人风巢，始合关唯之好。蛇游龙窟，岂无云雨之私。

明月岂无心，照婿因而募居不寡。

清风原有意，人宋户而孤女不孤。

并其居，碎其躯，方足以尽其恨。

食其心，焚其肉，犹不足以尽其辜。

双塔果然一塌，两房并做一房。

妇女从此不许入寺烧香，丈夫纵容，拿来一并治罪。

判讫，秋後市曹取决。

那几家受他累的，把他尸首万中碎剐，把他光头登时打得稀烂。

正是∶

只道枷蓝能护法，谁知天算怎生逃。

自古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，惟其头秃，一发淫毒。

可笑四民，偏不近俗，呼秃为师，愚俗反目，吾不知其意云何。【完】